



014034243

1247.5  
3699

1Q84年的空气蛹

言枕 著



1247.5/3699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北航

C1722562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Q84年的空气蛹 / 言桃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33-1419-0

I . ① 1 · · II . ① 言 … III . ①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3104 号

---



谢刚 主持

## 1Q84 年的空气蛹

言桃 著

策划统筹: 谢刚

责任编辑: 邹璠

特约编辑: 赵笑笑 王跃嵩 王萌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57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一版 2014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419-0

定 价: 30.00元

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北航

C1722562

## 目录

1	猎户座
71	蚂蚁的力量
133	蜗 涡
201	1Q84 年的空气蛹
275	门的内涵

猎户座 —————



虽然《音乐女郎》这首歌被很多人觉得有点牵强，却美其妙用小道具——磨铁，大演歌要领明显会来神矣。王文超字里行间尽是虫鸣夏日炎炎，亦不……事与申合一意犹嫌——乐音青霞蒸——雷。

一个的豪迈奔腾更显音，面上文静蕴藉而典雅柔婉如诗如画，不破，即使人。

矣，虽有骨肉以人本为形而实以公私口才立家之云云，亦未免有失真矣。故特录于斯，第一章

，笔文由来出非朝夕公私经年与家国事。考略既深，丁式盲人无法禁止你们怎么贬低和嘲笑我本人以及我的作品，我只想告诉你它们都是真实的，没有谎话或者抄袭。

### ——“星光少女”选秀比赛第三名 车品聪博客官方发言

——，吾重病缠身，便得休息养，所著一梦初成，故人个一早空谷自立其家，近1回风少春桑青杏南。

我趁着妻子聚精会神睡觉的工夫，赶紧偷偷上网打开一个博客。

博客主人的照片被拍得莫名其妙，不过她本人似乎也长得不出众。我还记得她一头短发，抱着把吉他，拱肩弓腰地笑着跑向自己姐妹或者对手们的情景。

想到这里我不禁会心地笑了。因为忘记了音箱还开着，博客载入后，背景音乐忽然响了起来，我手忙脚乱地关掉音箱——幸亏她写的歌都是简单清淡的类型，要是重金属音乐那种动静的，一吵醒

妻子我就死定了。

说老实话，我实在觉得车品聪扮起酷来比她的笑容好看。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女生，笑起来会显得脸更加宽大，好像——我在心里琢磨着词汇——就好像一台电冰箱……不行，哪有这么可爱的电冰箱……

在有她满脸堆笑的照片的那篇博文上面，有一段加粗加亮的个人声明，如下：

我无法禁止你们怎么贬低和嘲笑我本人以及我的作品，我只想告诉你它们都是真实的，没有谎话或者抄袭。

太官方了，我摇摇头。这肯定是她的经纪公司编排出来的文字，我倒宁愿相信下面那些个人感想才是车品聪这样年纪和性格的人亲手敲上去的：

好像梦一样啊，我居然听到了梦幻般的声音；

这声音曾经在我心底回响过，难道它也曾经在另一个人的心里回响过吗？

如果这就是缘分，我真想见见那支曲子的作者，他能允许我拥抱他一下吗？

感谢上苍，我们能在陌生的时间和空间里写出这样相似的曲子；

恐怕在某个瞬间，我们的心灵都受过同样的冲击吧？  
他会爱我吗？他会恨我吗？  
他会像有些人一样非得认为我是抄袭吗？

《猎户座》是我在冬天亲手写的，他一定会相信我的吧？

看完她的博客，我把电脑关上，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确认妻子的确没被吵醒后，我掩上卧室门，偷偷溜进卫生间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干吗？有话快点说！”浦莹那干练决绝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

“不打扰你吧？”我压低声音问。浦莹的娱乐经济公司一年前正式扩充成一个娱乐影视公司，其规模在业界堪称翘楚。这个一贯盛气凌人的老同学对我说话还算客气的了。

“废话！如果受打扰，我还能接电话？有什么事儿赶紧吱声，正开车呢。”

“你了解车品聪这个人吗？”我感觉自己的脸有点发烫。

“哈哈哈哈……”浦莹在话筒彼端笑得喘不过气来，“想不到你岁数越大，花花肠子却越来越多啊！你是‘洋葱头’吧？哈哈，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恶趣味……”

“你有完没完？车品聪多可爱，我就喜欢她傻乎乎的样子，比你们这些自视甚高的聪明女人强上百倍！”我压抑住心中的怒气声讨她。

“哟哟哟……这是在说我呢，还是在说你老婆呢？我告诉你，那个车品聪，可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又傻又纯。”浦莹说话的语调中还是饱含着优越感。

“这么说，你了解她的情况喽？那么关于她‘抄袭门’的事儿……”我心中一喜，赶紧打听得道。

“你可别侮辱我，我堂堂盛奕公司的总裁，怎么会跟那些靠炒作、选秀起家的二三流娱乐公司来往密切呢？我手里都是一线明星，不靠脑残‘秀粉’们混饭吃。”浦莹趾高气扬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也脑残了？”我气不打一处来。

“你？哈哈，大学时候我就发现你有脑残的潜质了。”这个女人真是口毒如蛇，我自恨居然还有这样的朋友。

“你说够没有？”我忍住怒火提醒她。

“哦，暂时说够了吧。怎么，对车品聪有兴趣？要不要我给你引见一下？让她陪你喝喝酒唱唱歌什么的？”

“少来！我只是想调查一下她‘抄袭门’的事情，总感觉这个女孩是无辜的。你要是能提供点方便，那我就谢谢你全家了。”我冷冷地回敬道。

“好啊……我给你联系一下……喂，你偷偷摸摸研究别的小女生，当心被你老婆发现后开你的瓢儿，哈哈哈……”

我一下子掐断通话，把手机扔到脸盆边的梳洗架上，长长吁了一口气。

## 2

第一次注意到车品聪还是妻子“介绍”的。最近因为北京拟举办重大活动，警方加强了打击犯罪的力度，也因此，我们侦询所部门闲得都快长草了。

没有案子可办后，妻子就恢复到以往做家庭主妇时的状态，每天歪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央告我给她讲讲花边新闻，听得心满意足后还不忘阴阳怪气地讽刺我两句：“啧啧，你可真够八卦的。”

——拜托，是你求我讲给你听的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正在写东西，忽然听到正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的妻子咯咯笑起来。我出去一看，她正指着电视上一个用颤巍巍的五音

不全的声调唱歌的女生，笑得直不起腰来。

“喂喂，过来看看，这个女的太搞笑了，唱的这叫什么啊，简直跟念经一样……”妻子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看了眼电视，刚听一耳朵就“扑哧”笑了。这个目光比我还呆滞的女生，声音太有特点了，总是一种“呀呀呀”的没什么起伏的调子，就好像老牛在“咯吱咯吱”地咬碎草根，或者蝉在夏天的中午“知了知了”地无助喘息一样。

“就这样还来参加选秀？”我瞪大眼睛问道。

“当然，人家还是全国十强呢！”妻子剥了一颗葡萄递给我——看得出来她心里肯定很滋润，不然不可能对我这么好。

“这个女生太有趣了！”妻子接着说，“其他选手都没什么亮点，就她身上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又瞥了电视一眼，那个女生边唱歌边闭起一只眼睛，试图做出搞笑的样子，那模样显得尤其笨拙。我摇摇头，叹口气，转身走进书房关上了门。

那个女生就是车品聪，那天听到的曲子就是她声言原创的《猎户座》。但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不久就被她身上的呆滞和木然深深吸引了。

若让我平心静气地评论，车品聪绝不是一个出色的歌手，但这不意味着她不出众。考虑到我一直生活在聪明女人的阴影下，车品聪的平凡、简单和笨拙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体会：原来还有这样的女生啊。

但这不代表我喜欢她，或者说这只是我那清澹审美观的体现，就像王维的诗句中所写的“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那种简洁意境。

朱源山不直署矣，主文由赵即知其全不  
直哉，即合于抑之的旨。丁亥新太和这个身一景，遂改去“抑之”。

说说车品聪的“抄袭门”事件。这其实包括两件事，但都针对同一首歌。第一次“抄袭门”是网上有人披露这首歌的歌词同一首名叫《冬天》的网络歌曲相似，但中国文字何其博大精深，两首歌只是意境类似，有若干个相同的词而已，所以这次批判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很快就过去了；第二次则是在“星女”选秀尘埃落定，一向备受争议的车品聪获得第三名后，有人忽然在网络上揭发《猎户座》的曲调和一首默默无闻的新加坡原创轻音乐《涟漪》极为相似，然后有专家论证说“相似度百分之七十以上，绝对抄袭”。最后演变为愤怒和不愤怒的网民们群起讨伐，一时间骂声四起，认识不认识车品聪的人都披个马甲去论坛或者她的粉丝贴吧中踩上一脚，深得周树人当年号召“痛打落水狗”的精髓。

妻子曾说我同情心太重，这大概也是我从一开始嘲笑车品聪到最后转变为欣赏她，并且想调查“抄袭门”的主观原因吧。而客观原因之一就是，我在网上查找《涟漪》的有关资料时，发现关于这首曲子的记载十分之少，在车品聪之前，全中国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首曲子。当然，从那些狗仔娱记们的深入调查来看，《涟漪》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发表，并于一年前就上传到大陆的某个小众音乐网站上面了，车品聪完全有抄袭它的机会和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我听网上上传的《涟漪》时，发现它录制得有些嘈杂，似乎是有人翻录的一般。我花了一周时间在网上搜索，试图找到《涟漪》的原声，但是徒劳无功。可是，这也不能成为怀疑“抄袭门”真假的充分理由，因为有的网络音乐原创者喜欢自己录制一些自创歌曲传上去，比如当年四个女生在民族大学录制的那

首音调婉恻的《心愿》。

鉴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车品聪的经纪公司被迫声明虽然信任自己旗下的艺人，但还是暂停《猎户座》的录制出片工作。这首车品聪最红的主打歌一下子成了身份不明的野孩子，被疑心重重的养父母抛弃到了荒郊野外，就差等大尾巴狼来叼走当零食吃了。

我决定抛开妻子，自己调查“抄袭门”的真假，因为如果让这个醋坛子知道我偷偷为一个小女生瞎忙活，那我就真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等待着浦莹的电话。这个女人虽然语气傲慢，但是个做实事的人。

## 第二章

《寒虫鼎》曲谱抄录于李——

《想你》的歌词断首首  
自孙曾慈皇御南出慈后公崇敬的那品辛，仄道向念美德固于慈  
品辛首好。孙工当出慈最仰《蛮白帝》慈诗最孤悬，人艺首不慈与  
父养神童慈心须慈，不慈裡慈即不出良丁好子才一筹君王的这慈碑  
。下慈曾慈圣宝碑来张口，罪大者慈重，特裸歌慈下慈我慈母  
慈王慈母式图，慈真消“门慈姓”慈晒后日：千妻开朗宝央共  
飞手掌掌下不慈真慈孝歌，旨当朝生支小个一尺命慈要慈抵千秋活个  
毒美慈个张口，妙婚芦阳慈虽人文个孩，吾幼曾慈前普慈移我

人慈

## 第二章

星光最清澈的时候，  
那是雪霁的冬天。  
闭上眼睛的时候，  
有你大衣口袋的温暖。

——车品聪原创歌曲《猎户座》

1

当看到网上对车品聪“抄袭”和“说谎”的有关指控时，他忽然有种站在中华门下，眼睁睁看着头顶的千斤闸缓缓坠落却又动弹不得的压迫感。

现在，世界上应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车品聪，更了解这种指控会给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女生带来怎样的毁灭性打击。

他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但又实实在在地无能为力。他心中有几个流言散播者的嫌疑对象，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更不敢肯定究竟是哪个人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他觉得自己是个善良的人，虽然可以为她去死，却也不愿滥杀无辜。他焦灼、激愤，可是无处发泄。他觉得自己的心像长了癣般奇痒、烦躁，恨不能用头撞墙撞出几个血泡来才能消停些。

正当他心烦意乱的时候，电脑忽然发出一个清脆的声音，那是收到新电子邮件的提醒音。他抄起鼠标使劲摇摇，点开那封陌生人的来信。

想知道传播车品聪流言的人吗？需要我们帮你安排好一切，然后将其杀之而后快吗？若如你意，请回复此邮件。

——代入未知数字，得出惊人效果。 $f(x)$

他颤抖着关上那封邮件，只觉得血气一下子冲上脑门，太阳穴旁边的血管鼓胀得怦怦直跳。他攥紧拳头，过了一会儿，又激动地把自己的手指一根根掰开，然后颤抖着拿起旁边的鼠标，“嗒”地点开那封散发着黑暗魅力的邮件，然后郑重其事地回复道：亲爱的先生或者女士……

第一次见到车品聪的时候是在高二那年的秋天，他们整个年级的学生共同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庆祝活动排练大合唱。

车品聪就是那个站在他身前、唱歌屡屡跑调、经常引发周围笑场或者被音乐老师拎出来单练的女生。在空空荡荡的偌大舞台上，面对音乐老师的讥讽责骂和全年级学生的嘲笑，她总是厚着脸皮抓抓蓬乱的短发，然后低下头闭起一只眼睛朝着老师做鬼脸。

老师也被气笑了：“真拿你没办法，整个合唱都被你毁了！要不是要求全年级都上，早放你回家睡觉去了！你以为我愿意教你啊。去去，归位吧——你回来，这样吧，你在那里站着，只张嘴不发声，滥竽充数吧。”

车品聪扭头朝同学们吐吐舌头，整个年级二百多号人顿时哄笑起来，更有多事的男生在合唱队列里打着口哨，尖声叫着“聪姐，你是最牛的”。

于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女生架着瘦削的双肩回到队伍中，默默站在他面前。四周的学生们还在大声嘲笑着，离得近的竟然伸出手拍打她的头，拽她的衣襟。她依然毫不反抗，毫不愠怒，只是嘻嘻地傻笑着。

他在后面也笑了，学校居然还有这么“厚颜无耻”的活宝女生啊。之后排练的时候，车品聪乖乖地站在那里，夸张地根据歌词对着口型，一丝声音也没发出过。但是在正式演出的时候，他听到她小心翼翼地唱出声来，周围的人听到她竟然没按照老师的要求假唱时，都压抑不住心中的诧异转过头或者侧过身去瞧她。终于有个同学因为好奇心太盛，侧身的动作有些夸张，不小心踩到了身边同学的脚。那个被踩的同学尖叫一声，吓得踩人的同学身体失去平衡从台阶上跌了下去，砸倒一大片人，于是整个演出变成了一场狼狈不堪的闹剧。

他是在节目演出彻底搞砸后的第二天偶然发现车品聪的，晚自习后，他从学校小卖部回来的时候，她像幽灵般在夜色里轻轻地从他身边飘过。

汇报演出的失利让学校领导颜面尽失，于是领导迁怒于老师，老师迁怒于学生，学生们便毫不含糊地把车品聪供了出来。之后车品聪就被班主任和音乐老师叫进办公室，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才傻笑着走出来。

说实在话，他那时对她没有半点感觉——无论是好感还是厌恶感，只是觉得她同他一样，是个无奈来到人间供人嘲弄的小丑而已。但那晚她从他身边飘过时，借着路灯昏黄的光，他猛地瞥见她脸上带着决绝的微笑。这怪异的笑容令他悚然，于是他立即改变回教室的主意，悄无声息地跟上了她。

学校一角有个废弃多年的小院子，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曾有位老校长在里面的某间屋内自缢身亡。大概从那以后，这院子就成了众人眼里的不洁之地。院子里有两株大槐树，此外地上还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和灌木，使得里面愈发阴森可怕，学生和老师都远远避开，于是这里变成了蛇鼠虫豸的天然乐园。

但车品聪就那样一言不发地踱进院子。他虽然心里有些胆怯，可还是咬牙跟了进去，藏在一棵灌木下面。他看见车品聪停住脚步，稍微侧了侧身子，慢慢撸起左手的袖子，右手从口袋里摸索出一片闪亮的东西，然后“嘶”地倒吸着凉气扬起了右手。

他一个箭步冲过去，狠狠擒住她即将落下的右手。

果然不出他所料，她手里正攥着一枚小小的刀片。